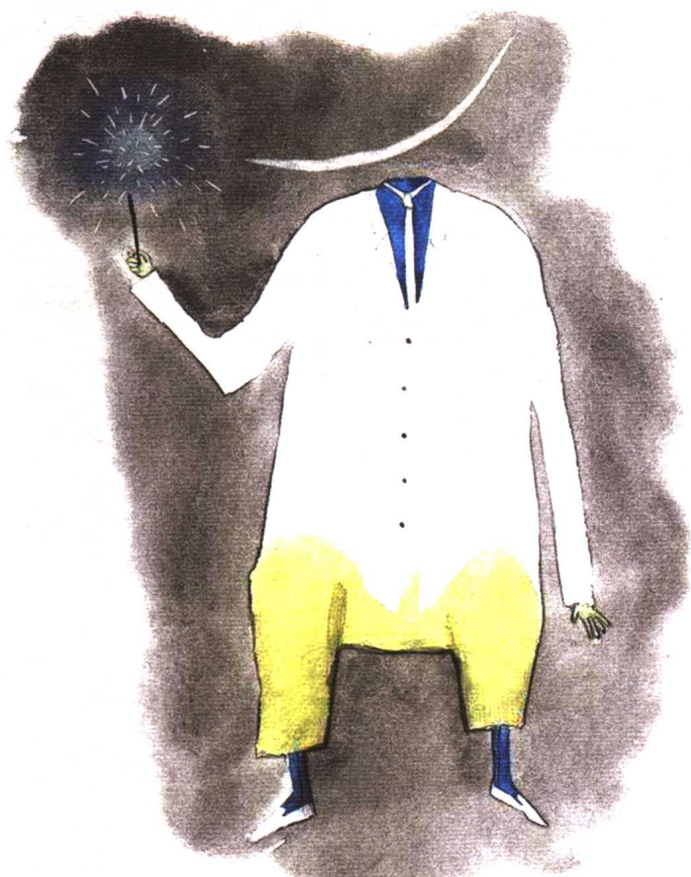


半知一角

· 世 · 界 · 经 · 典 · 趣 · 味 · 哲 · 学 ·

孟云剑 著

这是一座哲学的迷宫，思考成了惟一的游戏，也成了走出迷宫的惟一途径……



作家出版社

半知一角

· 世 · 界 · 经 · 典 · 趣 · 味 · 哲 · 学 ·

孟云剑 著

李 珺 插画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知一解：世界经典趣味哲学/孟云剑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7

ISBN 7 - 5063 - 3354 - 6

I. 半… II. 孟… III. 哲学 - 普及读物 IV. B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3653 号

本书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授权作家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权。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半知一解——世界经典趣味哲学

作者：孟云剑

责任编辑：启天

特约编辑：徐曙蕾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180 千

插页：2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354 - 6

定价：1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言 记住自己 · 1

前 言 神秘之——人 · 3

第一章 故乡弗涅尔

一、弗涅尔河里的怪人 · 7

二、我是我,又不是我 · 18

第二章 古老的铁匠铺

一、铁匠铺里的数字之美 · 29

二、数字与艺术 · 40

第三章 少女谢洛丝

一、弗涅尔水果节 · 47

二、归来,落霞山 · 55

三、葡萄架下 · 62

四、海丽的微笑 · 68

第四章 真相? 假象?

一、为何而战 · 81

二、“善”是未知 · 92

三、前世=今生 · 99

四、回到光之中 · 109

第五章 真象? 假相?

一、何时能醒? · 117

- 二、钓上来的是鱼吗? · 125
- 三、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完美 · 134
- 四、不要高兴得太早 · 143
- 五、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 · 155

第六章 语言的栖息地

- 一、玫瑰岛上的女孩 · 167
- 二、语言,我的世界 · 181
- 三、栖息在外 · 190

第七章 漂浮的心灵

- 一、有缘——“看林人” · 211
- 二、畅谈——林中地 · 223
- 三、归途——路尽头 · 230
- 四、欢乐——回故乡 · 237

第八章 “骗人”的科学之光

- 一、墙上挂着的,真的是艺术品? · 249
- 二、找不到避风港,真的要离开? · 258
- 三、“太虚幻境”的秘密,真的是欺骗? · 268

尾 声 就在身边 ·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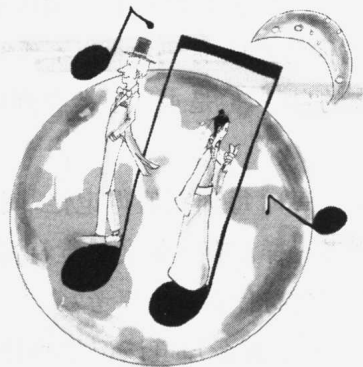
后 记 方法及其他 · 279

人名索引 · 281

序言 记住自己

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帕斯卡



当一个人开始思考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他就开始了哲学思考。

哲学并不属于哲学家，你我也能思考玄而又玄的问题，有时甚至比他们更“离谱”。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能唱歌，即便是聋哑人也能通过动作体验旋律与节奏，虽然可能音调不全，但其实与歌唱家相比只有水平的高低之分，却无本质的区别。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只要唱就都能自然地成为歌唱家，不要轻易

地以为每一个思考都自然地是哲学的、玄妙的，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包括哲学家，人们的思考都不是哲学的。

匆匆几十年的人生，当回首时往往令自己感到惊奇，因为很难记起曾经活过，庄子就说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想让别人记住你就更难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在颁奖致词里说道：“人注定是孤独的，因为人终将孤独地死去。”不过，这样说未免悲观了一点，别人在此刻固然会离自己远去，但是还有一个人会与你相伴，这就是——你自己。孤独其实是件很玄妙的事，往往是一个人离别人而去时，感觉不到，而当别人离去时，感觉会很强烈。其实状态是一样的，只是感受的角度不同而已，换句话说，当所有的人都离你而去时，你仍然可以不孤独。

记住曾经存在的自己，他是永远不会背弃你的，无论在何时何地。

并不是你经历的每时每刻都值得记忆，就像人不会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哲学思考一样。有人就会感觉奇怪得很，“人生都已经如白驹过隙”了，还进行什么哲学思考？

回答是：有限的记忆怎么知道该记住些什么才能记住自己的一生，才能让“自己”永不离弃自己，这种方法就是哲学。

哲学其实有一个大秘密：那些深奥的、玄妙的、不可思议的、令人头疼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哲学的真面目，也不是哲学的全部，而这些就是把我们将拒之于“哲学”门外的门槛。当我们终于从门缝中看见里面的秘密时，我们发现这个“门槛”不过是一个假相，因为哲学不是“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而是一种思考方式。

你不妨从现在开始，回忆一下你记忆最深的“你”，看看你能否知道自己是谁！

前言 神秘之一——人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知与不知同。

——《吕氏春秋》



人是一个奇特的东西，最初人自己是不承认人类的动物性的，就连自己所处的地球也一定要是宇宙的中心，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于是退了一步说人类是世界（地球）万物的主宰，结

果又发现也许人类也是有来历的,这个来历很可能显示出的是人类起源于动物。这个结果很可怕,因为人可能从此没有了以往的崇高尊严。

不过最奇妙的是——人有记忆。

有了记忆,人类的知识得到了积累;有了记忆,人类的历史得以记载;有了记忆,人类可以不断发展;有了记忆,人类才得以快乐和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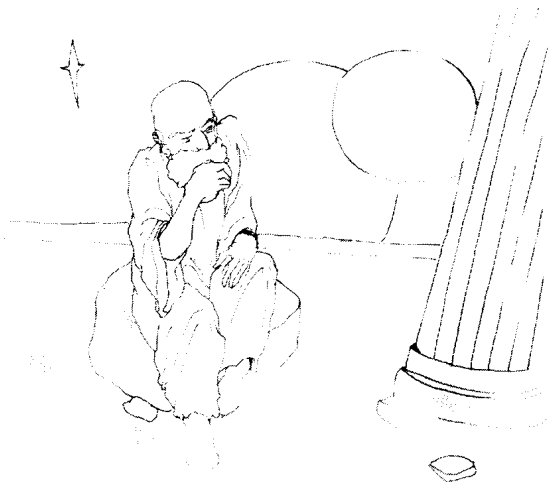
人的一生有时也显得很神秘,小时候热爱思考一些,或者说是询问一些关于“世界从何而来”,“人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天上的云彩是什么”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好是人类开始思考的初期在想的问题;然后学习各种知识,不断成长,慢慢地想的更多的是“这些知识是从何而来”,“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我怎样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再后就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存在的只是语言,这些问题不过是语言的某种组合形式而已;最后才发现我们对于自身是如此的陌生,对于人类自己的历史是如此的陌生,对于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陌生;就像一位老者,他能看出身边流光溢彩的繁华中的虚幻和一丝真意。

人的一生就像人类的思想史一样,显得有些神秘。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本质。

第一章

故乡弗涅尔



一、弗涅尔河里的怪人

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

——赫拉克利特



一个细微的光点“飘浮”在空气中，如果不细心几乎无法发现，即便是摁下按钮的老塔维特也要紧紧地盯着。

光点逐渐沿着垂直地面的平面展开了，很快就变得像是一帘美丽的“水幕”，“水幕”里影影绰绰的仿佛显出了人影来，然后

是房舍、树木、山石、高大的城墙……，一个世界正在孕育之中。渐渐地，“水幕”覆盖了整个视线，老塔维特面前的花园竟成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堡。

可爱的小狗——多多冲着城门边的一只小花狗叫着跑过去了，老塔维特看着多多跑进“水幕”之中，竟真的走到小花狗边上嬉戏起来，心满意足的笑容爬上了嘴角。

谢洛德·麦卡纳利轻手轻脚地走到河边，生怕惊动了欢快游弋着的鱼儿们，轻轻地将鱼钩放入河水中。

河水清澈得可以看见里面游泳的鱼，一条形状怪异的鱼游到了鱼钩边，谢洛德激动地抓着鱼竿，上钩了，谢洛德的手却一软，哗的一声，鱼儿翻身激起的水花溅了谢洛德一身，谢洛德急忙站起身，一不小心脚底踩滑了……

“哎哟……”谢洛德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擦了擦满头的汗水，“多美的梦，偏偏要掉进水里。”

电话铃响了，谢洛德妈妈接的电话，“你好，是爸爸，你和妈妈好吗？他好像刚醒。对，学校放假三天了，也许他还有自己的事。我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安排，好吧，我叫他自己来说。”冲着谢洛德的房间喊：“谢洛德，爷爷的电话，问你要不要去爷爷家过暑假。”

“噢，来了。”

谢洛德接过电话，“爷爷，我想你了。可是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当然想去了。我妈妈会不会同意？我还是再想想吧，那好吧，再见爷爷。”放下电话，谢洛德若有所失。

妈妈在厨房探头看看了他，“怎么了？去吗？”

“没什么，妈妈，你说我去不去？”

“你自己决定吧，我没意见，你爸爸肯定也会同意的。”

吃完早饭，谢洛德去附近的公园学梵语，这已经是他学的第八门语言了。

“嗨，你能不能少学几门语言，难道你想成为第二个上帝吗？”谢洛德看见卡宾·塞林杰边向他走来边说。

两人走到树下，靠着树并肩坐在地上。

卡宾的身子向下一滑，躺在草地上，眯着眼说：“真想出去玩，整天闷在一个地方烦死了。哎，对了，你还记得几年前咱们一起去你爷爷家吗？玩得真开心，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谢洛德又看看他，“不会吧，今天早上我爷爷刚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他那玩呢！你现在就提起这事，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你们串通好的。”

卡宾一下坐了起来，“真的，这么巧！我可是刚才猛地想起来的，就是怀念一下的意思，可没想着叫你去呀！真美，记得吗？我们爬到树上，轻风从脚底掠过，松鼠就在树枝上吃果子，还能听见不远处的流水声，河对面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炊烟……”

谢洛德静静地听着，忽然想起自己梦见的那条河，一股强烈的冲动似乎已经将他带到了弗涅尔的山山水水之中。

两天后，谢洛德和卡宾乘上了前往弗涅尔的磁悬浮列车，其实三千多公里的路也只是几个小时的行程而已。谢洛德和卡宾居然要等待六年才能故地重游，他们生活的忙碌由此可见一斑了，可是就连他们自己一时也说不明白都在忙些什么！

谢洛德的爷爷老塔维特·麦卡纳利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令慈爱的他又略显古怪。

第二天一早，谢洛德刚刚下楼就看见奶奶在忙着做早餐，

“奶奶，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噢，谢洛德，快下来吃饭，卡宾起来了没有？”

“他懒得很，不管他。”

奶奶说：“那可由不得他，我去叫他，你先吃吧。”

“爷爷呢？”

“出去了。”

吃完早饭，谢洛德和卡宾沿着六年前就走过的一条小路向村子南边走去。

他们又听见“哗哗”的河水声了，这个村子的名字就是由这条河而来——弗涅尔。他们走进河边，谢洛德又想起了来这儿之前的那个梦，他静静地看着清澈的河水。鱼儿们在欢快地游弋着。

“卡宾，我们该拿着钓鱼竿来。”

“明天吧，如果还想来的话。”

两人正说着话，隐约地听到从河的上游传来一个声音，卡宾听了一会儿，问谢洛德：“他说的好像是希腊语？”谢洛德说：“而且还是古希腊语。”

“能听懂吗？”

“他好像在说：什么、什么……两次……我……一次也……”

他们互望了一眼，就沿着河边向上游走去。

一个人正站在水中，河水都到了他的腰部，可这人站得还挺稳的，嘴里念念叨叨地说着什么，谢洛德翻译道：“‘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就不信，难道现在的以弗所河不是昨天的以弗所河了吗？”

卡宾惊讶地看了一眼谢洛德，“这是怎么回事？”

谢洛德说：“这不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吗？这个人又是谁？想用实践来反驳老赫吗？”

卡宾咧嘴一笑说：“该不会是克拉底鲁吧！”

谢洛德差点没笑呛了，“那他大概有两千六百岁了。”

卡宾嘻嘻地笑着边喊道：“喂，你是克拉底鲁吗？”

谢洛德拽了拽卡宾，“别闹了。”

那个人转头说了句什么，谢洛德翻译道：“他问你说什么？”

“那你就翻译给他听。”“真的翻？”“当然。”

谢洛德对那人喊道：“他问你是不是克拉底鲁？”

“克拉底鲁？那小子比他的老师还气人，你们认识他吗？”

卡宾只能听懂大概，谢洛德奇怪地说：“这个人怎么好像认识他们似的。”

卡宾说：“问问他是谁？”

谢洛德和那人说了一会儿，把卡宾拽到一边，“他说他是克拉底鲁的邻居，还说自己现在就在伊奥尼亚的爱非斯城外的以弗所河里，他是来检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的。”

卡宾咽了口唾沫，“可是这样也无法检验呀，这些都是人的思想里的东西，他站到这儿，别人还是可以说那句‘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话呀。”

“没错，可是难道他在骗我们玩？”谢洛德边说边把他的能同步翻译多种语言的耳机给卡宾戴上。

那个人居然走上岸来，坐在河边主动跟他们说起话来，“你们相信赫拉克利特说的话吗？噢，对了，你们是什么人？我怎么会没见过。”

谢洛德说：“你到底是谁？我们也没见过你。”

那人看了看他俩，说：“你们是谁不重要，我是克拉底鲁的邻

居，我叫桑切留斯。克拉底鲁——你们都知道吧？他是赫拉克利特的得意学生，可就是他最爱惹自己的老师生气。”

谢洛德替卡宾翻译说：“你说的是不是克拉底鲁认为‘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事？”

桑切留斯看着卡宾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看来这件事你们也听说过，他不光是一件两件事跟他的老师对着干，而是什么事都会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

谢洛德问桑切留斯：“什么叫走得更远？”

“我看你们也挺奇怪的，难道你们会认为赫拉克利特说的什么‘河水不断在变，再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河了’这样的胡话会有道理吗？”

谢洛德说：“难道你觉得没道理？”

桑切留斯瞪着眼说：“当然没道理，我们家族几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天天陪伴着这条河，难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条河从来就不是它自己吗？”

谢洛德说：“赫拉克利特只是想说事物都会不断变化的，当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难道你不承认河水在变化吗？”

“河水是在变化，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河’，这条‘河’有没有变化？河水不断地流，但是‘河’还是同一条河。否则我们为什么一直叫它‘以弗所河’，而不是今天叫这个名字，明天叫那个名字？”

卡宾忍不住说：“这是两个问题，如果每时每刻都在更换名字，大家就没法谈论它了，我刚说‘以弗所河’，你就会问‘哪个以弗所河’。大家只是用这个名字指称一个事物，这条河如果没有大的河道改线，时刻更换名字和固定一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吗？”